

杯色與湯色的聯想：以茶文學為例

吳華陽

國立台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

摘要

茶器，因茶而成器。任何一件茶器，當然都應該是茶的延伸，也應該是茶的一部分。從茶文學或茶文化的現象來看，雖然茶法時有更迭，茶器的意義總是經常存在的。除了滿足作為容器的消極機能之外，茶器不斷的被積極賦予茶的聯想，或者是茶的精神。也就是說，茶器應該根源於茶，歸屬於茶的特有性，不同於酒器，也不同於其他食器，茶器是為茶而生的。

茶是美味的飲料，也是賞心悅目的飲料。茶的香氣，茶的滋味，味覺與嗅覺的美感體驗，從古到今，讓愛茶人留下了很多陶醉的詩篇。同時，茶湯的顏色，在視覺美感方面，進一步開啓了茶人心靈中的想像空間。有了這些茶想之後，文學性與藝術性的飲茶取向，早已拓展出相當多元而寬廣的品賞內涵。愛屋及烏，茶杯的色彩，理所當然的，伴隨著茶湯，永遠也離不開茶人的視野。

就杯色而言，長久以來，我們臺灣的陶藝家與茶藝家，已經投入了不少關注。有些陶藝家偏好素雅的風格（註1），有些則偏好簡潔、清爽、優雅的風格（註2），用心表現出陶藝家個人的審美意識，都有可觀的成就。有些茶藝家也非常重視湯色欣賞（註3）或茶杯的選用（註4）。想像力是創作的先驅，未來，茶杯的創作，如果能夠結合文學的茶想，兼顧杯色與湯色的意蘊，不久之後，如同抹茶道的樂燒，我們的陶藝家能否創作出專屬於表現臺灣茶藝文化的茶杯，是非常讓人期待的。

關鍵詞：茶文學、茶藝、茶陶

壹、茶的聯想—山靈與風清

茶的品賞，不同於任何飲料或食物，色香味俱全，已不足以概括茶的一切。在茶文學裡，常有茶人用「靈」字來描述茶的風格。這一個字，存在於許多茶人心目之中，表示茶與茶人的關係，表示茶文化曾經從官能美感的品味裡超拔起來。茶人揚棄視茶為玩物的高姿態，以自我低卑的心意敬重茶，推崇茶的性情，甚至為茶冠上高雅的人格。茶被比擬為「君子」，「佳人」，比擬為不同凡俗的「幽人」。茶人可以與茶交友，與茶交心，猶如見賢思齊的渴望，喝茶儼然成了他們內心修持的憑藉。

茶是有靈味的植物，唐代茶人韋應物（737-806？）因此稱茶為「幽人」。他所作的〈喜園中茶生〉詩：「潔性不可汙，為飲滌塵煩。此物信靈味，本自出山原。聊因理郡餘，率爾植荒園。喜隨眾草長，得與幽人言。（註5）」詩中認為飲茶可以清理俗念，是來自於茶高潔的靈味；而高潔的靈味，則來自於高潔的山間。唐代茶人劉禹錫（772-842）的〈西山蘭若試茶歌〉（註6），也曾以靈味來描述茶。唐代茶人陸龜蒙（?-881）在他所作的〈茶人〉詩中說：「天賦識靈草，自然鍾野姿。（註7）」甚至就稱呼茶為「靈草」。

宋代茶人蘇軾（1036-1101）所作的〈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茶〉詩：「仙山靈草濕行雲，洗遍香肌粉未勻。明月來投玉川子，清風吹破武林春。要知冰雪心腸好，不是膏油首面新。戲作小詩君勿笑，從來佳茗似佳人。（註8）」不僅稱茶為靈草，甚至把茶喻為佳人，尤其知名。詩中認為，佳人之所以值得稱道，不是因為表面的粉飾，而是心腸之美，具體表達了茶人愛茶的內在意境。他的另一首〈和錢安道寄惠建茶〉詩：「建溪所產雖不同，——天與君子性。森然可愛不可慢，骨清肉膩和且正。雪花雨腳何足道，啜過始知真味永。縱復苦硬終可錄，汲黯少戇寬饒猛。（註9）」把茶喻為正直的君子，茶的苦味真味長存心田，就像是永遠真心的諫言。蘇軾說他滿懷敬意，對這位君子不敢有絲毫怠慢。

唐代茶人皎然禪師（？785-805？）曾提出茶道的說法，他所作的〈飲茶歌贈崔石使君〉：「越人遺我剡溪茗，採得金芽爨金鼎。素瓷雪色飄沫香，何似諸仙瓊蕊漿。一飲滌昏寐，情思朗爽滿天地。再飲清我神，忽如飛雨灑輕塵。三飲便得道，何須苦心破煩惱。此物清高世莫知，世人飲酒徒自欺。（註10）」詩中有他自己飲茶修行的親身體會，同時用「清高」來讚頌茶，當然他也認為，喝茶的人必將感觸到茶的品德，成為一個清高的人。

宋徽宗（1082-1135）在《大觀茶論》（1107-1110）的緒言中說：「茶之為物，擅甌閩之秀氣，鍾山川之靈稟。祛襟滌滯，致清導和，則非庸人孺子之可得而知矣；沖澹簡潔，韻高致靜，則非遑遽之時而好尚矣。（註11）」也認為茶的靈味來自於山明水秀的幽境，而喝茶的人自然而然的也就感受了茶的靈秀之氣。

茶人也常把茶的靈味喻為清風。唐代茶人盧仝（?-835）有一首膾炙人口的茶詩〈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〉：「一碗喉吻潤，二碗破孤悶。三碗搜枯腸，惟有文字五千卷。四碗發輕汗，平生不平事，盡向毛孔散。五碗肌骨清，六碗通仙靈。七碗喫不得也，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。蓬萊山，在何處，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。（註12）」以清風襲人作為象徵，與皎然禪師清高的領悟相似，生動描繪出喝茶之後清新空靈的感受。蘇軾對此印象深刻，前述〈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茶〉詩，以及另一首〈寄周安孺茶〉詩，都曾經轉述盧仝所作的這個比喻。

清風繼而延伸為另一個風的意象，以松風來比喻煎茶時壺中水沸的音響。蘇軾〈試院煎茶〉詩

說：「蟹眼已過魚眼生，颼颼欲作松風鳴」，〈汲江煎茶〉詩說：「茶雨已翻煎處腳，松風忽作瀉時聲」，以及劉禹錫〈西山蘭若試茶歌〉的：「驟雨松聲入鼎來」，茶人曾經寂心靜慮聆賞過的，清風吹拂蒼松的，那種如濤之聲。清風是茶，茶人是松，而松也同時就是君子最具體化的自我象徵。

我們臺灣的茶，許多都來自於清淨靈秀的山林。凍頂山，阿里山。我們不但有幸可以品賞這些名山名茶，更因為我們有機會可以親臨茶園所在，飲茶時歷歷具現的山林，綠意沁透人心。聯想所及，也難怪我們臺灣的愛茶人會這樣說：茶是有「山氣」的。

山靈與風清，皆為大自然秀逸之氣。茶似乎居於媒介者的地位，讓飲茶的人自然而然因茶而聯想，始於茶樹所源自的清幽山境，終於親近自然，回歸自然的心靈召喚，而這一切都可以肇因於一杯區區的茶。

貳、湯色的聯想—花乳與雲雪

在臺灣，許多茶藝家都會提醒我們，喝茶時不要忽略欣賞優美的湯色。這並不是臺灣現代茶藝的創見，而是傳統茶文化的必修課目。茶始於藥用，以後漸漸成為日常飲料。就飲料而言，原來僅局限於口腹之慾而已。直到有了煎茶法以後，煎水不煎茶，終於得以開啓多元的茶湯之美。

一、煎茶時期

晉朝人杜毓作〈荈賦〉，率先從視覺美感的角度欣賞茶湯。杜毓的視覺聯想，讓陸羽（?-804）極為傾心。陸羽在煎茶時調控水溫有獨到的作法，被茶人奉為典範（註13），也使得茶湯表面的沫餽因此更為豐富堪賞。他在《茶經》裡暢談茶湯之美，除了推崇杜毓的白雪春花，又不厭其詳的提出更多的聯想。陸羽說：「華之薄者曰沫，厚者曰餽，細輕者曰花。如棗花漂漂然於環池之上，又如迴潭曲渚青萍之始生，又如晴天爽朗有浮雲鱗然。其沫者，若綠錢浮於水渭，又如菊英墮於鐏俎之中。餽者以滓煮之，及沸，則重華累沫皤皤然若積雪耳。」〈荈賦〉所謂煥如積雪，燁如春敷。（註14）」白花，青萍，浮雲，積雪，這些聯想所及的意象，極具詩意，在《茶經》裡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段落。從此，茶湯的視覺美感，正式進入飲茶流程，列為不可或缺的一章。

唐代茶人欣賞湯色的文學作品很多。白居易（772-846）〈睡後茶興憶楊同州〉詩：「盛來有佳色，曜罷餘芳氣。」（註15）」說到湯色之美，〈蕭員外寄新蜀茶〉詩：「滿甌似乳堪持玩，況是春深酒渴人。」（註16）」說到自己喜愛湯色濃稠似乳的感覺。劉禹錫〈西山蘭若試茶歌〉：「白雲滿盞若徘徊」，「欲知花乳清冷味，須是眠雲臥石人。」（註17）」接連用了白雲與花與乳來描寫湯色。元稹（779-831）〈茶〉詩：「銚煎黃蕊色，碗轉麴塵花。」（註18）」也用花與黃蕊來形容湯色之美。

二、點茶時期

宋代，點茶法盛行。末茶不再投入鍏中攪拌，而直接置於茶碗中點水，用茶筅調勻品飲。這個時期，碗面的沫餽尤其得到茶人的青睞，甚至於以此較量點茶技法，有所謂鬥茶的活動。蘇軾所作的〈浣溪沙〉詞：「雪沫乳花浮午盞」，〈西江月〉詞：「湯發雲腴皜白」（註19）」，〈試院煎茶〉詩：「眩轉遠甌飛雪輕」（註20）」，作品中以乳花白雲與飛雪比擬湯色，大抵都是唐代茶人的傳統意象。宋徽宗作《大觀茶論》，其中詳述點茶注湯的方法，前後概分七次：「量茶受湯，調如融膠，環注盞畔，勿使浸茶。勢不欲猛，先須攪動茶膏，漸加擊拂，手輕筅重，指繞腕簇，上下透徹。如酵蘖之起麵，疏星皎月，燦然而生，則茶面根本立矣。第二湯自茶面注之，周回一線，急注急止，茶面不動。擊

拂既力，色澤漸開，珠璣磊落。(註 21)」前二湯初見疏星皎月，珠璣磊落。此後，第三湯起繼有粟文蟹眼，雲霧漸生，淩靄凝雪，乳點勃結。直到第七湯，終於乳霧洶湧，溢盞而起。湯色變化與美感的描述最爲生動周詳，真可媲美陸羽。

三、泡茶時期

明代新興的飲茶方式，不再把茶碾成粉末，而將完整的葉片置於茶壺之中。沖入熱水，浸泡後，倒出茶湯飲用。我們臺灣茶藝所傳承的，就是這種泡茶法。

煎茶法或點茶法，都是以末茶調水飲用。因爲茶湯中含有茶葉，所以是不透明的乳濁狀。泡茶的茶湯，已經不含茶葉，泡出的茶水是透明的，在湯色方面產生了全新的觀感。

嘉靖 33 年（1554）田藝蘅作《煮泉小品》，認爲泡茶優於煎茶點茶。他說：「茶之團者片者，皆碾礱之末，既損真味，復加油垢，即非佳品，總不若今之芽茶也。蓋天然者自勝爾。」又說：「茶淪之甌中，則旗槍舒暢，清翠鮮明，尤爲可愛。(註 22)」透明的湯色之中，葉似旗，芽似槍，呈現出茶葉自然的美感。萬曆年間（737—806？）張源作《茶錄》，認爲茶有所謂「真色」。他說：「茶以青翠爲勝，濤以藍白爲佳，黃黑紅昏，俱不入品。雪濤爲上，翠濤爲中，黃濤爲下。(註 23)」萬曆 33 年，羅廩作《茶解》。他也認爲：「色以白爲上，青綠次之黃爲下。(註 24)」明代泡茶之初，時尚綠茶，湯色鮮明而貴白。此時所謂白，即是透明之意，與唐人宋人喻爲浮雲積雪的白色，已經大異其趣。張源所謂「雪濤」，也是透明的茶湯，其實已不能再和雪相提並論了。

泡茶法盛行之後，相較於唐宋時期，明代茶人普遍以追求茶的「真味」而自豪，以「天然」作爲製茶賞茶的理想。但是，就湯色的欣賞而言，古人浪漫的聯想顯然大爲減少。從前，乳濁的茶湯，提供無數具象聯想的機會，隨著茶湯透明化，似乎就完全失去憑藉，就算勉強抄襲，也是不切實際的作法。

在泡茶法之中，重建湯色美感的新聯想，像是張岱（1597-1662?）《陶庵夢憶》寫〈蘭雪茶〉：「用敞口瓷甌淡放之，候其冷，以旋滾湯衝瀉之。色如竹籊方解，綠粉初勻。又如山窗初曙，透紙黎光。(註 25)」這樣的茶人，真是寥寥無幾。清代工夫茶流行之後，泡小壺，喝濃茶。茶經加工焙火者，湯色離自然甚遠。古來由湯色聯想自然的浪漫情懷，更是日漸被茶人所淡忘。

我們原來也傳承工夫茶。自 1980 年前後，臺灣茶藝起飛，高山茶應運成爲市場新寵，半發酵茶開始綠茶化。加上各茶區評茶比賽的風氣，連古典風味的凍頂烏龍茶也無法倖免(註 26)。因爲這些因素，我們可以發現聞香杯被普遍使用，而湯色又再度有回歸自然的趨向。湯色的聯想，文學的浪漫，又似乎是可以期待的茶藝空間了。

參、杯色的聯想—玉月煙嵐

茶杯，也稱爲茶甌、茶碗或茶盞。

一、煎茶時期

唐代宋代飲用末茶的茶碗，碗口直徑約爲 12cm。目前可確認為最早的專用茶碗，是長沙出土的唐代青釉茶碗，碗心有褐彩書寫「茶碗」二字。唐代茶人陸龜蒙，曾作一首〈茶甌〉詩讚賞青瓷茶碗：「昔人謝甌堦，徒爲妍詞飾。豈如珪璧姿，又有煙嵐色。(註 27)」詩中形容青瓷茶碗有玉一樣的

質感，又有山嵐雲氣的色彩。飲茶時，青瓷茶碗與茶色的聯想同步，也讓人不由喚起滿心自然的山色。玉的比喻，除了用在茶碗，也用在形容團茶。唐宋時期，圓形片狀的青白色團茶，常被比擬為玉。白居易〈遊寶稱寺〉詩：「茶新碾玉塵（註 28）」，元稹〈茶〉詩：「碾雕白玉，羅織紅紗。（註 29）」都曾用玉來描述團茶。由碗聯想起玉，由玉聯想起茶，當然，自古以來，玉也是美德的象徵。

除了青瓷之外，唐人也使用白瓷茶碗。茶人皮日休（?-880）有一首〈茶甌〉詩，詩中說：「邢客與越人，皆能造茲器。圓如月魄墮，輕如雲魄起。（註 30）」把茶碗比擬成皎潔的明月。邢窯生產白瓷，越窯生產青瓷。白居易〈睡後茶興憶楊同州〉詩：「白磁甌甚潔 紅爐炭方熾。（註 31）」也說到使用白瓷茶碗的情形。徐夤（?-894-897-?）〈貢餘祕色茶盞〉詩：「挹翠融青瑞色新，陶成先得貢吾君。功剗明月染春水，輕旋薄冰盛綠雲。（註 32）」不僅由青瓷茶碗聯想到山色，月色，又再增添了薄冰的意象，茶碗的釉色想必是相當光澤的。月的比喻，除了用在茶碗，也常用來形容團茶。稱團茶為「月」或「月團」，像盧仝〈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〉詩，就說他自己「手閱月團三百片」。蘇軾〈游惠山〉詩，則說他「頗笑玉川子，餓弄三百月」。月字像玉字一樣，也會同時引起茶的聯想。

二、點茶時期

宋代，爲了在碗內點茶，茶碗的用途有別於唐代。適宜點茶鬥茶的茶碗不再是青瓷白瓷，而是黑盞紫盞。這個茶碗的新潮流，茶人蔡襄（1012-1067）在所著《茶錄》中說：「茶色白，宜黑盞。建安所造者紺黑，紋如兔毫，其坯微厚，燂之久熱難冷，最爲要用。出他處者，或薄，或色紫，皆不及也。其青白盞，鬪試家自不用。（註 33）」宋代茶人鬥茶時較量碗面的沫餑，茶碗預熱是關鍵所在。可以加溫保溫的陶質茶碗，當然最爲有利。此時茶碗的顏色較深，倒是碗面的紋樣很多，其中最爲著名的就是蔡襄所提到的兔毫盞。

三、泡茶時期

明代改用茶壺泡茶以後，不必在碗中點茶，茶杯逐漸變小，杯口直徑約爲 6cm 到 7cm 左右（註 34）。清代工夫茶所用的茶杯，則往往小於 6cm 以下。這是青花瓷器最爲流行的時代，茶杯也不例外。杯色白而微青，繪有亮麗的藍色紋樣。羅廬《茶解》（1609）認爲茶甌：「以小爲佳，不必求古，只宜成靖窯足矣。（註 35）」明代宣德，成化，嘉靖年間（1426-1566），都有製作精良的青花瓷器。

目前我們臺灣陶藝界創作的茶杯，已不受限於青花瓷器，真可謂琳瑯滿目。不論杯形，僅就杯色而言，就已經相當可觀了（註 36）。但是適用於臺灣茶藝的理想杯色，將有待於集思廣益。

肆、杯色與湯色顯現

在我們臺灣，許多茶藝家都將「杯裡觀色」列爲茶藝流程中的重要步驟（註 37），陶藝家也將「觀色」列爲茶陶創作的理想（註 38）。茶藝家范增平說：「好茶的茶湯清澈明亮，從翠綠、蜜綠到金黃，令人觀之賞心悅目。（註 39）」這個步驟，是茶文化自古而然的傳統。當然，觀色的目的，是爲了期望於觀賞茶湯優美的湯色。杯裡觀色的時候，若湯色不美，甚或無色可觀，這個步驟就虛有其表了。因此，在茶文化的傳統裡，不單只是欣賞湯色之美，也瞭解湯色實有賴於杯色的襯托。雖然飲茶方法有所改變，杯色與湯色顯現的關係，則一直不斷被注意而傳承下來。

藉杯色顯現湯色之美的觀念，最早見於陸羽《茶經》的〈四之器〉。他認爲：「碗，或者以邢州處越州上，殊爲不然。若邢瓷類銀，越瓷類玉，邢不如越一也。若邢瓷類雪，則越瓷類冰，邢不

如越二也。邢瓷白而茶色丹，越瓷青而茶色綠，邢不如越三也。越州瓷岳瓷皆青，青則益茶。」青瓷茶碗的青色，會襯托茶湯，讓湯色看起來更綠更美。相較之下，比白瓷或其他色彩的茶碗都要好。這個觀念，影響了許多以後的茶人（註 40），也使用青瓷茶碗，領略到茶色顯現的妙趣。茶藝家季野，不僅推崇青瓷有良好的視覺效果，甚至「可使心理產生清涼安定之感覺（註 41）。」

宋代鬥茶喜好使用黑盞，或者使用紫盞。蔡襄《茶錄》說：「茶色白，宜黑盞。（註 42）」

蘇軾〈游惠山〉詩：「明窗傾紫盞，色味兩奇絕。」杯色與湯色反差較大的色彩對比，他們也覺得有很好的感受。

唐宋時代飲用末茶，茶湯是不透明的乳濁狀。明代開始以茶壺泡茶之後，變為透明的茶湯。明代的茶藝家，也立即對新的泡茶法有所因應。為欣賞淡綠而且透明的湯色，在杯色的選擇上，有了新的考慮。萬曆 35 年（1607），茶藝家許次紓在《茶疏》中說：「茶甌古取建窑兔毛花者，亦鬪碾茶用之宜耳。其在今日，純白為佳，兼貴於小。定窑最貴，不易得矣。宣城，嘉靖，俱有名窑。近日仿造，間亦可用，次用真正回青。（註 43）」黑盞已不再適用，取而代之的是白瓷杯或青花瓷杯。張岱寫〈閔老子茶〉，曾提到閔老子使用成宣窯瓷甌，而「燈下視茶色與瓷甌無別（註 44）」。這種杯色湯色一致性的審美觀，正表現出屬於明代的新時尚。

茶不同了，湯色不同了，茶杯也跟著不同了。半發酵茶是我們臺灣的特色茶，從包種茶到烏龍茶，湯色都以帶有綠意為準（註 45）。喝臺灣茶的茶杯，必須要為表現臺灣茶最具特色的綠意而設計，不是為了紅茶，也不是為了普洱。何種杯色最能襯托臺灣茶的湯色（註 46），可以從湯色延伸茶想，從茶想遨遊青山翠嶺間的自然勝境，那就是臺灣茶人所期待的茶杯。

伍、結語—臺灣杯喝臺灣茶

2003 年，鶯歌陶瓷博物館舉辦第一屆台灣陶瓷金質獎—生活茶具競展。對於這個競展，評審人游博文提到「臺灣壺泡臺灣茶」（註 47）的想法，相信這對於茶陶創作者將會有所啟發。如果「臺灣壺泡臺灣茶」是個天經地義的觀念，那麼「臺灣杯喝臺灣茶」也必然可以成就絕配。

競展榮獲創作組獎的三組作品，就茶杯而言，有兩組並未就臺灣半發酵茶的湯色顯現而設計（註 48）。茶藝家池宗憲以愛茶人寶貴的經驗說：喝不同的茶，用不同的茶杯（註 49），則更能彰顯茶趣。這些獲獎的作品，一定各有不同的茶趣。但是以「臺灣杯喝臺灣茶」為訴求，適合表現臺灣茶特色的茶杯，是不是臺灣茶人未來的茶趣夢想。陶藝家陳景亮說：「能為壺者必經是陶者中之精工者，而精工者未必能創壺。不只是所謂的『做壺難為蓋』那樣的基礎問題，而是茶藝及人文修養的綜合。（註 50）」創作永遠是難題，創作也永遠誕生於人文的關懷。「臺灣壺泡臺灣茶」，「臺灣杯喝臺灣茶」，我們能不能向關懷臺灣茶藝文化的陶藝家們請命，為我們創造出最足以顯現臺灣茶湯色之美的臺灣杯。

「尋找文化創意其實先得找到台灣」，「尋找台灣的歷史，尋找台灣的定位，尋找台灣的機會，尋找屬於台灣的特有元素，尋找台灣的核心價值。核心在哪，台灣的能量就在哪。（註 51）」報人莊展信如是說。

附註：

- 註 1：蔡曉芳〈素雅是我的偏愛〉，《【新生活工藝】陶瓷產業特輯》，臺北市，中國時報，2004 年 3 月。
- 註 2：廖素慧〈汝窯側把壺組〉，《【新生活工藝】良品美器特輯》，臺北市，中國時報，2004 年 3 月。
- 註 3：范增平〈茶會三段十八步〉，第十四步「杯裡觀色」，《茶藝學》，臺北市，萬卷樓圖書，89 年 6 月。
- 註 4：季野〈青泉杯的設計理念〉，《茶藝信箱》，臺北市，茶與藝術雜誌社，79 年 3 月。
- 註 5：《全唐詩》，臺北市，盤庚出版社，68 年。
- 註 6：四部叢刊初編《劉夢得文集》，臺北市，商務印書館。
- 註 7：同註 5
- 註 8：《蘇軾詩集》，臺北市，學海出版社，74 年。
- 註 9：同註 8
- 註 10：同註 5
- 註 11：《說郛》，臺北市，商務印書館。
- 註 12：同註 5
- 註 13：白居易〈謝李六郎中寄新蜀茶〉：「湯添勺水煎魚眼，末下刀圭攪麴塵。」與陸羽〈五之煮〉：「第二沸出水一瓢，以竹筴環激湯心，則量末，當中心而下。有頃，勢若奔濤濺沫，以所出水止之。」調控水溫的方法相同。
- 註 14 陸羽《茶經》〈五之煮〉，《筆記小說大觀八編》，臺北市，新興書局，64 年 9 月。
- 註 15：同註 5
- 註 16：同註 6
- 註 17：同註 5
- 註 18：同註 5
- 註 19：蘇軾，《東坡樂府》，臺北市，世界書局。
- 註 20：同註 8
- 註 21：同註 11
- 註 22：《煮泉小品》，北京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3 年 12 月。
- 註 23：同註 22
- 註 24：同註 22
- 註 25：張岱，《陶庵夢憶》，臺北市，開明書店，46 年 2 月。
- 註 26：陳煥堂林世煜〈遵古炮製絕處逢生—鹿谷鄉凍頂茶〉：「評審滿意了，茶農收入增加了，市場口味改變了。其結果，是凍頂型烏龍茶的陣亡。」，「高山茶區興起，芽葉採得更細，午後山區起霧，萎凋更加不足，半發酵烏龍茶的氣息，愈來愈向不發酵的綠茶靠攏。」《台灣茶》，臺北市，貓頭鷹出版社，91 年 4 月。池宗憲〈品茗好色〉：「隨著比賽茶興起，七〇年代以後的凍頂茶製法修改了開始，開始走向清香，此後那股金黃蜜色不見了，取而代之是翠綠湯色的天下。不久，凍頂光環也褪色了，被強調更清香的高山茶取代！」，《一杯茶的生活哲學》，臺北市，宇河文化出版公司，93 年 5 月。
- 註 27：同註 5
- 註 28：同註 5
- 註 29：同註 5
- 註 30：同註 5
- 註 31：同註 5
- 註 32：同註 5
- 註 33：《筆記小說大觀八編》，臺北市，新興書局，64 年 9 月。
- 註 34：小川後樂〈中國渡來之煎茶碗〉，《煎茶道具名品集》，京都，淡交社，2003 年 11 月。其中有「唐山景德鎮青華磁」，傳為煎茶道中興之祖賣茶翁高遊外（1675-1763）遺愛之茶碗。高 4.5cm，徑 6.1cm。
- 註 35）同註 22
- 註 36）鶯歌陶瓷博物館，《生活茶具競展》，臺北縣，臺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，91 年 9 月。可供參考。
- 註 37）范增平，《茶藝學》，見前註 3。蔡榮章〈喝茶的杯子也要講究〉：「從感性的角度來看，能夠讓某種茶湯看來更美的杯子，就是該種茶應該專用的杯子。我們曾將暗紅色的普洱茶湯倒在白色與青綠色的杯子內，前者看來有如醬油倒在白瓷碟子裡，後者顯現了陳年老茶深沈而且悠遠的韻味。」《現代茶思想集》，臺北市，玉川出版社，84 年 3 月。池宗憲，〈杯情交集〉、〈品茗好色〉，《一杯茶的生活哲學》，臺北市，宇河文化出版公司，93 年 5 月。季野〈青泉杯的設計理念〉：「依據茶經記載：青瓷益茶。」《茶藝信箱》，見前註 4。

註 38：蔡曉芳〈汝窯菱式壺組〉：「壺配以茶海、觀色、聞香等整組配備完整」，《【新生活工藝】良品美器特輯》，見前註。汝窯菱式壺組，2003 年陶瓷產品年度評鑑，榮獲日用陶瓷類「陶最美質獎」。廖素慧〈汝窯側把壺組〉：「針對老人茶設計可以觀色聞香的茶組」，《【新生活工藝】良品美器特輯》，見前註。汝窯側把壺組，2003 年陶瓷產品年度評鑑，榮獲日用陶瓷類佳作獎。

註 39：范增平，《茶藝學》，見前註 3。

註 40：如陸龜蒙、范仲淹等，見前。

註 41：季野，《茶藝信箱》，見前註 4。

註 42：見前註。

註 43：《筆記小說大觀五編》，臺北市，新興書局，63 年 12 月。

註 44：張岱，《陶庵夢憶》，臺北市，開明書店，46 年 2 月。

註 45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〈台灣特色茶及其選購品飲方法〉：「文山包種茶：水色蜜綠鮮艷略帶金黃。」
「半球型包種茶：水色金黃亮麗。」「高山茶：水色蜜綠顯黃。」《生活茶具競展》，臺北縣，臺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，91 年 9 月。另見前引池宗憲〈品茗好色〉，《一杯茶的生活哲學》，臺北市，宇河文化出版公司，93 年 5 月。

註 46：杯色與湯色顯現之比較

茶樣：杉林溪烏龍茶。作者：劉明影。製茶時間：93 年 4 月。茶湯深度：2cm。

茶杯名稱	規格	杯色	湯色顯現	湯色描述
白瓷缸杯	徑 7.9cm, 高 3.5cm	C0,M0,Y0,BK0	C0-10,M0,Y50,BK0	黃色微帶綠意
定白鐵口望月杯	徑 7.9cm, 高 3.5cm	C0,M0,Y10,BK0	C0,M10,Y60,BK0	黃色（偏紅）
天青小碗	徑 8.9cm, 高 4.0cm	C10,M0,Y20,BK0	C10,M0,Y50,BK0	黃綠色（偏黃）
青瓷瑪雅杯	徑 7.4cm, 高 3.6cm	C20,M10,Y20,BK0	C20,M10,Y50,BK0	黃綠色（偏綠）

茶杯由來：曉芳窯。

標色代號：C—藍,M—洋紅,Y—黃,BK—黑

參考資料：高俊茂，《完稿標色用演色表》，臺北市，星狐出版社，80 年 1 月。

註 47：游博文〈拓展台灣壺的流行體系〉，《生活茶具競展》，臺北縣，臺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，91 年 9 月。

註 48：鶯歌陶瓷博物館，《生活茶具競展》，臺北縣，臺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，91 年 9 月。金獎茶杯為褐色，銅獎茶杯為土黃色。陸羽《茶經》〈四之器〉：「壽州瓷黃茶色紫，洪州瓷褐茶色黑，悉不宜茶。」對透明的黃綠色茶湯來說，更無法達到襯托作用。

註 49：池宗憲〈杯情交集〉：「品茗用杯，當隨著泡的茶種不同而有變化，可收茶趣，若飲清香烏龍茶，使用陶杯，不宜取，茶香，茶湯賞趣頓失；若飲陳年重火茶，杯宜重樸拙趣味，更能彰顯陳茶趣味！」，《一杯茶的生活哲學》，臺北市，宇河文化出版公司，93 年 5 月。

註 50：陳景亮〈壺藝創作〉寫在陶博館第一屆台灣陶瓷金質獎—生活茶具競展評審後，《生活茶具競展》，臺北縣，臺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，91 年 9 月。

註 51：莊展信〈尋找台灣三部曲〉，《【新生活工藝】良品美器特輯》，臺北市，中國時報，2004 年 3 月。